

蔣緯國誤生侯門

● 王宜庚

秉賦極佳毀於任性

我與現任參謀總長羅本立上將，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同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受訓，有十個月的時間親聆蔣緯國的教誨，從前對蔣緯國將軍行誼都是聽來的傳聞，是當作「笑話」來聽的。這十個月是親身體驗，最後我深深感受：「大少爺治軍、辦教育、做事，總之是不踏實、一生不會有太多的成就！」可惜了這位人才與際遇，張學良如此、蔣緯國也如此，現在政治人物好多亦如此；經不起時代殘酷的考驗，就會自然的倒下去，因為沒有受到風霜淬礪，難成大器。蔣緯國一生中都在爸爸媽媽哥哥呵護之下，所撞的釘子比較少，倒下去馬上又起來，最多靠邊站，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倒下去，一輩子就完了！

由參大開始，以後因為工作需要，有機會和蔣緯國多次接觸與觀察，筆者以為蔣緯

國不管是誰的兒子，上天給予他的秉賦是第一流的，反映快、儀表好、口齒清楚、表達能力強，有幽默感、有熱情、深具同情心、兼具數種以上語言能力，有軍人的氣質。可惜自德返國後，除在西北胡宗南第一軍任排連營長時，受到較少呵護外，自此以後，大環境是「一群放縱之長官、盲從之部屬、呵護之同僚，開始走進蔣緯國的生活圈」，這是蔣緯國悲劇之起因。蔣緯國何致如此？乃環境使然，悲劇的蔣孝文、孝武、孝勇較之過猶不及，這才是他們盛年早逝的原因。說句刻薄的話：「該享的福都提早享受了，福享過了，就該走了！」為什麼會提早享受，還不是這種因果嗎？蔣介石教訓了別人一生的曾國藩家書中的道理，對第三代來說，受影響的僅蔣孝章一人而已！

舉幾個例子，陸參大第一次月考，步兵師師攻擊，使用地圖是大陸福建福州附近，目標是在山頂，選擇攻擊軸線及主攻方向，一般有軍事素養的兵科軍官、步兵一定選擇

山脊線為主攻方向，這是「作戰原則」，無法推翻，但是學校的原案是山溝中的公路，於是舉座大譁，群起責難，最後命題的主任教官期期艾艾的答覆：「我的原案原來也是山脊線，但是送到校長蔣將軍給改了，因為他是裝甲兵，特別重視公路，我力爭無效，好在分數相差不多，請各位多包容！」連戰術原則都可以變更，等於文學校校長可以更改數學公式、物理定理，自此以後影響我學習的上进心！

莊嚴校園標新立異

蔣緯國第一次月會有許多特殊新規定：

一、不要稱他是校長，要稱他是蔣將軍，由此「將軍」之風傳遍全世界「將軍比重」最高的台灣，這一個「將軍」，那一個「將軍」，幸好蔣緯國未擔任參謀總長，不然會發明出一個「元帥」、「大帥」、「老師」，不是筆者反對「將軍」這個名詞，在國軍「軍人禮節」中從無在稱謂上有「將軍」

這個稱呼，這是蔣緯國標新立異，因為是他，所以沒有人敢糾正。

二、蔣緯國規定，在週會上自即日起爲使主席者進入狀況，不再要司儀，這樣才比較活潑有主張。於是蔣緯國自大禮堂後面進入，會場指揮官無法見到蔣將軍，他一看不好，用手指放在嘴裡，吹了一聲「太保口哨」；大喊一聲「蔣將軍到！」於是會場指揮官發立正口令，他匆匆上台，發言，「我到了會場」，「我們大家全體肅立」，「本席就位」，「唱國歌、三……預備唱」，並自己指揮，「現在宣讀國父遺囑」，「本席訓話」，「我們大家呼口號」，蔣將軍在台上自我表演，一人自拉自唱，國軍將領如此主持週會，僅他一人而已，從無景從之人。不知是大家「錯」，還是他「錯」，這就值得研究了！

蔣緯國美丰姿，講一口標準國語（非北京話），在儀表上可以說是英俊挺拔，他在講話時經常幽默的說：「我們這兩代，說國語，在蔣家我是第一，沒有誰比得過我！」其實何祇國語？在服裝上，無論是中式或西式服裝，不管是衣料、剪裁、色澤配搭、另件，絕對是男性模特兒的水準。但是在軍服上蔣緯國就不管什麼中華民國軍人禮節的規定，譬如說他戴的勳標，最下排最右一個是軍校畢業紀念章，他是德國慕尼黑黑軍校受訓一年，怎麼會佩戴中國軍校畢業的榮譽勳標呢？但他率意爲之。在軍服方面，爲了美觀

，自行設計修改，譬如所戴裝甲兵的臂章，用手電筒一照射會反光，軍便服的胸袋成正方形，褲子腰鎖皮帶成筒狀，手執小馬鞭，足穿小馬靴，總之蔣緯國在服裝上標新立異，沒人願意去管，但是有一段時間，帽徽上，有繡織的光輝，靠近圓形部沒有分叉到底，蔣緯國看到同級和下級軍官戴這種帽徽的一定糾正。當時爲了復興文字，軍中規定所有文字記述都是由右至左由上至下，蔣緯國主張橫排。有一次陸軍總司令羅列上將視察裝甲兵，蔣緯國在上述主張後，羅列問：「讀過總統四十六年的訓詞沒有？」「有！」，羅說：「多讀就好！」簡單四個字，把這個廿分鐘簡報輕描淡寫的給否決了！

言詞自虐哭笑不得

蔣緯國重儀表、言語便捷，演說且具有煽動性，可惜的是自始至終蔣緯國的演說目的都在叫人笑，可以幽默別人或自己，但沒有完整的，連貫的學術基礎的創意論述。上天給他機會，在台灣軍事高級學府擔任院長或校長十八年，這麼悠長的歲月，那麼多優秀教官和學員，面對他們，蔣緯國在演講時有許多新發明，全台灣都知道了，這些演講，並沒有什麼真正學術上的闡述，而是許多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笑話！結果僅給蔣中正、蔣經國帶來哭笑不得的不滿。

一九六七年蔣緯國代表蔣中正總統私人到西班牙等各國訪問，各國元首紛紛約見，

返國後先到台大法學院禮堂演講，第二天再到立法院報告，第一天上台就自我介紹：「我是蔣緯國，像吧！我這次到國外，各國的皇室、國王與元首都召見我，要看看第二次大戰世界上的英雄，蔣介石的種子是什麼樣？」結果滿堂鼓掌，消息傳到官邸，蔣中正大罵蔣緯國敗壞蔣門家風，自此以後，蔣緯國不准到民間演講了！

一語驚人是蔣緯國演講的特點：有一次在一個集會上，介紹他是三軍大學戰爭學院的蔣院長，他在開始演講時說：「舍間姓蔣的，就是喜歡當院長、領袖——我的父親是國防研究院院長，敵家門——我就是我那位老哥是行政院院長，我呢——是戰學院院長，就是我這院長不值錢！在台灣最有資格唱：『哥哥爸爸最偉大的』就是我！」

蔣中正逝世，蔣經國當選第六屆總統，蔣緯國在週會上講：「我晉升了，不但是升了上將，而且是由總統之子升到總統之弟，可以說是親王貝勒爺！蔣皇叔！」

由於蔣中正對子弟講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以曾國藩家書爲治家範本，蔣緯國這許多脫軌言詞傳到蔣中正的耳中，我想即使沒有「湖口兵變事件」，蔣緯國的官運也好不到那裡去。

恣意調笑政戰幹部

一九五〇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復職，復職前的一年多，生死與共的長子蔣經國除了負

實總統府資料室主任新任務，目的是全台情報單位的整合與控制，自復職起又擔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，負起全軍思想考核的重任，任何軍事幹部反對政工，唯一的出路就是「下台」，蔣緯國也是反對政工的，當時蔣緯國在週會經常發表妙論，有一次總政戰部要求實踐「毋忘在莒」，由各級部隊長在週會上予以講說，蔣緯國在週會上說：

「我奉到我們政治部主任段春理將軍的指示，（頑笑的話）叫我講『毋忘在莒』，我就按總政治部這本書講，沒錯吧！段將軍，請上台來，（用手舉起這本小冊子，搖一搖），這本『毋忘在莒』小冊子，我昨晚看了一下，發現講的內容是田單在『即墨』的事，沒說什麼『莒』呀！這是總政治部文不對題呀！請段將軍將『莒』裡的事蒐集好後，我再講！」

其實他那裡是找『莒』，這只是蔣緯國故意出政工人員的洋相，好在段春理和他相處不壞，也就顛預過去！

政工中的靈魂人物王昇，根據對蔣中正總統的訓詞研究，綜合成為政治作戰和六大戰法，全國各軍事學校均奉為政治教育的教材。

但蔣緯國唱反調，他在週會上公開的說：「領袖訓示的政治作戰，從沒有講什麼六大戰法，以我的研究是三大戰法，軍事、政治、經濟，這是我歸納訓詞的一點心得！」要是別的將領，敢嗎？

在軍中，利用有線電話太普遍了，蔣緯國在週會上規定，打電話報自己的官銜、姓名、或是電話號碼，不准喊「喂」、「喂」是浪費國家資源，要「記過」一次！有一次，一位政治部的科長擔任校總值日官，半夜忽然電話鈴響了，這位科長應該自報官階姓名就沒事了，他睡得懵懵懂懂下意識的「喂」了一聲：「我是緯國，記過一次！」，這位科長還沒聽懂：「喂——喂，什麼事呀？」

「我是蔣緯國，再記過一次！」第二天週會蔣緯國宣佈：「對這位穿軍服的老百姓，三喂記兩過！」除了他，誰敢！太多了，說不完！

毀譽參半的小故事

預想到他抵達裝一師的演習指揮部一定會發脾氣，預一師師長是蔣緯國老幹部，對蔣緯國的個性瞭如指掌，這時蔣緯國剛生了兒子蔣孝剛，於是師長命令在指揮所備酒，待蔣司令怒氣衝衝的到了師部時，師長令所有參加演習幹部舉杯：「我們大家恭祝司令生了貴子！」

蔣緯國對這個舉動，感到非常高興，笑了：「我已經四十六歲，才有了這一個孩子，謝謝各位！從前我沒有孩子，我來到貴師，貴師長都準備一隻中藥燉的老母雞給我吃，據說吃了可以生貴子，現在總算沒有辜負你們師長和各位朋友的期望，我生了兒子，不知道是貴師長每次給我燉的那隻雞管用，還是我的雞管用！」於是闔座大笑！

還有在很早以前，一次在台中清泉崗過年，正好是雨後，當時營房中若干道路是泥濘的，一位女性雇員走路時滑跌了一跤，旁邊上的士官兵都笑了，沒有人去扶一把，這件事被司令蔣緯國看到，立即集合在營官兵，除了指摘官兵缺少西方扶助婦女的俠義精神，並自責沒有管教好，於是由他起匍匐前進一百公尺，所有官兵在泥濘中把過年一套新衣報銷了。

在國防部，一位軍官在樓梯上，沒向他敬禮，他喊那位軍官「站著」，沒想那位軍官拔腿就跑，蔣緯國在後面就追，由二樓追到五樓，追到了，記了名字，訓誡了一頓，他沒想上樓有時全是軍官，實在是人數太多

了，在樓梯上手根本放不下，也舉不起來，但蔣緯國的要求是一絲不苟的！這也是他的個性！

一次筆者親眼看到，那是在一九六四年，馬紀壯任副總長執行官，蔣緯國的座車停在總統府一號門，他離開時一到門前吹一聲用手指夾嘴的口哨，他的座車就開過來，那天馬紀壯交代蔣緯國的司機：「你把車就停在一號門，不要叫你們老闆在這裡吹口哨！」以馬的身分，絕對有資格糾正蔣緯國，但他僅糾正了司機！

老父知子從不重用

蔣中正總統的一生由黃埔起家，特別注重教育與訓練，他對於教育高級將領的責任，絕對不會輕率的交給他人，早年自己兼各軍事學校校長。行憲來台後，凡是擔任高級軍官教育的主管官，不會超過四年，以免造成個人勢力。羅列任三軍大學校長，因羅列自幼稚園到國防研究院都是第一從未考過第二名，軍事學術修養很深，且真心踏實辦教育，僅僅一年就調副總長，而蔣緯國工作了十八年，所有國軍將領均出其門下，如果他不是「公子哥」，埋頭在學校辦好教育，想想看軍中的影響該有多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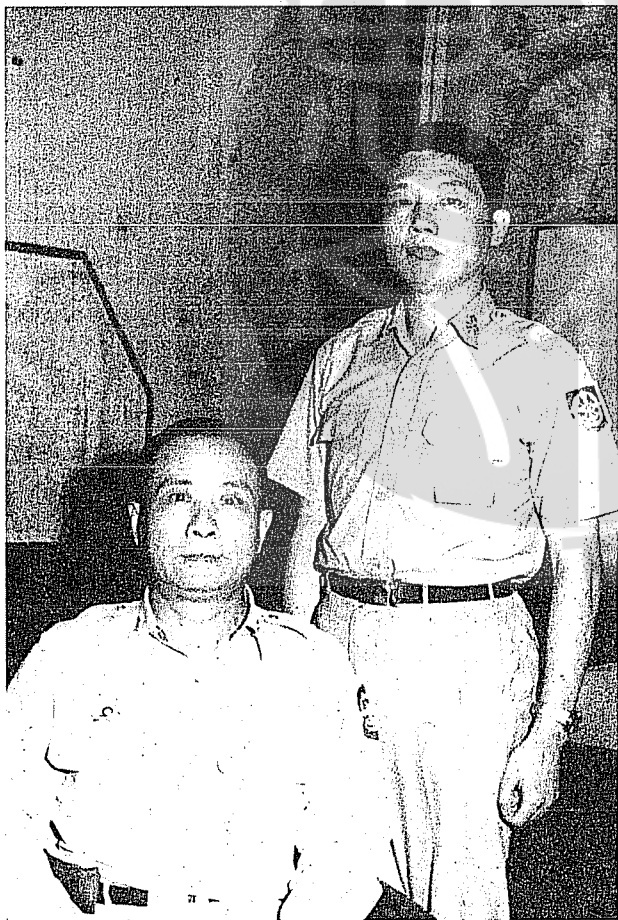
晚年，蔣中正非常眷愛蔣緯國，每天早飯大多是他陪著父親吃，隨便說一些軍中或學校的事情，都能造成大影響，尤其是由二次大戰的德軍將領孟澤爾組成的小組在台有

兩年時間來改進陸軍，這個小組是蔣緯國主持的，因此變成國防部的太上皇。許多公文都直接交給總長、副總長，可以說是「太阿倒執」，這不能說是蔣中正有許多地方非常支持蔣緯國！另外對兒子蔣緯國非常瞭解，所以不叫他負責「帶兵」，而僅做教育高級將校與協助訓練工作，到真是「知子莫若父」了！

一九七五年蔣中正去世，蔣緯國前途是聊以備位而已，蔣經國走了，他本來有機會造成一股力量，但沒有把握這股民心士氣，機會仍然悄悄的溜走，時光易逝，一生是悲劇的蔣緯國，「拆房子」變成悲劇的最後句

點，也正如「千山獨行」的最後結語：「蔣緯國這輩子，可謂嚐盡人生炎涼，外界曾經對他有著過高的期許，認為父兄如此，他的並駕齊驅是理所當然的，然而他始終未能尋到理想的定位，其間的落差，卻也成就一股悲壯情懷！」

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三日我的這位老師逝世了，我深深太息，總覺得蔣緯國將軍是悲劇人物，歷史上有空間叫他發揮，但他卻輕輕的放手！最後的自怨自艾，我認為是多餘了！至於蔣緯國誰是他的親生父親，蔣經國誰又是他的親生父親，蔣家家譜上都刻了名字，現在再說似乎有失厚道！



作者王宜庚（立）早年與羅列上將（坐）合影。